

有华人的地方

· 珍藏版 ·

就有龙人的作品

天 秦

龙
人 / 著



⑧

龙人传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全国百佳出版社



龙人 / 著

封神双龙传



⑧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灭秦 : 全 10 册 / 龙人著 . --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

2017.10

ISBN 978-7-5568-3105-0

I . ①灭… II . ①龙… III .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3764 号

灭秦

龙 人 著

责任编辑 敖登格日乐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25)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50

字 数 1572千

书 号 ISBN 978-7-5568-3105-0

定 价 498.00元 (全10册)

赣版权登字—04—2017—747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目 录

第七十九章 乱世之主	1
第八十章 墓前誓言	17
第八十一章 魔门秘令	54
第八十二章 天地交合	70
第八十三章 大汉天下	83
第八十四章 七使之首	99
第八十五章 真正舍弃	115
第八十六章 天外听香	131
第八十七章 附骨之蛆	148
第八十八章 异功天成	165
第八十九章 无计可施	181
第九十章 汉军东征	199
第九十一章 大破三秦	214

第七十九章 乱世之主

刘邦死了！

这绝不是纪空手想要的结果。刘邦在这个时候以这种方式死，也宣告了纪空手精心布置的计划就此失败。

他只能怪自己，千算万算，还是算漏了一点，就是没有想到堂堂西楚霸王竟会乔装成一个村妇，以至于让项羽偷袭得手，导致了自己这数月以来的心血付诸东流。

刘邦肯定也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才会在毫无反应的情况下遭到这致命的一击。他甚至比纪空手还冤，这只因为他和纪空手都犯了一个相同的错误，那就是低估了项羽！

纪空手看着棍圣等人一个个地死在自己的面前，心里并没有一丝亢奋，仿佛失了魂一般，只是静静地盯着刘邦那躺在地上的头颅。

他的四周早已乱成了一片，卫三少爷和龙麋也快步赶来。突然，纪空手听到耳边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别回头，就当我不在了！”

纪空手只觉自己的脑袋“嗡”的一声，不知道这是真实的，还是自己的幻觉。

“其实，这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说这句话的人，双手背负，背对着灯影而立。而在他的身后，除了纪空手与龙麋之外，还有张良与卫三少爷。

这里已是花园重地，整个汉王府，都被一种悲哀的气息所笼罩，只有这里例外。

“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知道项羽此人的可怕。很多人对他都有这样的误解，认为他神勇有余，心智不足，但我却并不这么认为。一个自出道江湖以来就未逢败迹的人，他的智慧又怎会低于任何人？如果他真的如传闻中所说的那样有勇无谋，只怕早已死于非命，又怎能登上今日霸王的宝座？”说话者缓缓回过头来，在泛红的灯光下，一张刚毅而不失狡诈的脸现了出来，竟然是刚才还是头身异处的刘邦。

死去的人当然不能复活，那么，刚才坐在王者车驾上的人难道不是刘邦？这究竟又是怎么回事？

没有人说话，每一个人都将目光盯在刘邦的身上。

“所以，我并不认为我们所布下的杀局就可以置项羽于死地。为了保险起见，我就安排了一个替身化装成我的模样，在河神大祭之后，替我上了车驾。同时为了能够瞒过项羽，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是想得到逼真的效果，让项羽误认为他所杀的人正是本王！”刘邦显然为自己的计划感到满意，不由得意地一笑。

“我敢肯定，项羽必定中计，因为在那个时候，连我也被汉王瞒过了。”纪空手拍掌笑了起来，他笑得很是开心，因为他的确不想刘邦此刻死去。

刘邦拍了拍他的肩头：“你对本王的忠心，本王已经见识了。在那一刻，本王已经感受到了你对我的至诚之心。”

纪空手微微一笑，道：“我当然不愿意汉王就此而死，毕竟，你我之间还有那么一桩交易。”

“痛快！这才是你的心里话。”刘邦哈哈笑了起来，半晌方停，“其实，本王如此安排，还有一层用意，不知你们看出来没有？”

张良微微一笑，并不言语。

“子房莫非有了答案？”刘邦眼中露出一丝惊诧。

“答案是有，却未必正确。”张良道，“如果我所料不差，应该与东征有关。”

“不错！”刘邦点头道，“知我者子房也，这句话可半点不假。”

刘邦的眼芒从在场每一个人的脸上一一扫过，这才脸现得色，道：

“本王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只有让项羽确信本王已死，他才会将注意力转移到齐国战场，从而忽视我们汉军。这样一来，一旦我们东进，就可事半功倍，收到意想不到的奇效。”

纪空手心中一动，道：“但是以现在打造兵器的速度，要想在一年之内出兵，似乎很难，而有这一年的时间，只怕项羽早已平定了齐国战事。到那时，良机已失，再谈东进，恐怕晚了。”

刘邦哈哈笑将起来，很是自信地道：“谁说在一年之内出兵？元宵一过，本王便要亲率大军东进，与项羽一争高下！”

他言语敢如此肯定，必定是有所依凭，纪空手心知肚明，却佯装糊涂：“这我就不懂了，且不说这兵器不够，就是栈道的修复也要时间，岂能在这短短的数十天里完成东进的准备？”

“修复栈道不过是本王所用的障眼法而已，与这购买铜铁打造兵器有异曲同工之妙，其目的就是要让驻守关中的三秦守军误认为我军东进的日期尚早，从而放松警戒。其实本王手中不仅握有百万兵器，更有一笔天下最大的财富，一旦得之，便是项羽辖九郡之财力，也不能与本王相比。”刘邦毫无顾忌地道。

他竟然当着纪、龙二人说出如此机密之事，显然已不将二人当外人看待，这使得纪空手又朝成功的方向大大地迈进了一步。

然而纪空手深知，要想取得成功，就要不断努力，更要谨慎小心。世上功亏一篑的事例实在不少，这足以让他引以为戒，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那我可要恭喜汉王了。”纪空手拱手道。

“且慢恭喜！”刘邦的脸上变得十分凝重，“这一笔财富与兵器能否到手，关键还得看你的本事。”

“我？”纪空手惊道，其实他早已明白，这才是刘邦亲赴夜郎的真正目的。

“对，就是你！”刘邦微微一笑，“若没有你的帮助，本王身入宝山也只能空手而归。”

纪空手道：“我不过是夜郎世家的一名子弟，焉能有这等能耐？只怕汉王看走了眼吧？”

刘邦看了他一眼，道：“夜郎陈家，以勘探矿产闻名于世，你既身为家主，当对这门技艺并不陌生。”

“这和那笔财富有何关系？”纪空手道。

“大有关系，你可曾听说过大秦始皇生前留下登龙图宝藏一事？”刘邦的眼中明显多了一丝亢奋之情。

纪空手佯装不知，待刘邦细细向他讲了来龙去脉之后，这才咋舌道：“竟有这等事情？”

“此乃千真万确之事。”刘邦正色道，“本王已然决定，三日之后，将率十万大军赶到上庸，能否取得宝藏，就全靠你了。”

又到上庸，又到大钟寺。

纪空手故地重游，感慨颇多。五音先生便是死于此地，令纪空手心情沉重之余，更感到了肩上责任之重大。

十万大军驻扎于上庸城内外，连营十里，旌旗猎猎，而在大钟寺附近，更是戒备森严，由刘邦的亲卫营三千将士担负守卫的职责。

而刘邦一行进入了大钟寺后，坐到了偏殿旁的一间禅房里。此次来到上庸的，除了刘邦与纪空手、龙麋外，张良、樊哙、周勃等人也在其列，对这一次的掘宝行动，刘邦显然是势在必得。

当众人纷纷坐下之后，三名信使早已在门外等候。他们都是在到了南郑之后，得知刘邦来到上庸的消息，又从南郑赶来的，一路行色匆匆，显是军情紧急。

“唤他们进来吧！”刘邦从侍婢的手中接过香巾，洗了洗脸，连茶也没顾得上喝，便道。

三名信使大步踏入，都是一脸风尘。每人皆双手呈上一封用火漆密封好的书函，然后才依次退下。

刘邦随手拆开一封，转眼间看完，淡淡而道：“果然不出本王所料，本王设了三道防线，派出七十四名高手，仍然没有留住项羽。此人若非太过残暴，不得民心，天下还有谁可以与之争霸天下，一决高低？”

纪空手这才知道，刘邦除了在长街上布下杀局之外，还另有安排，可

见此人心计之深，太过恐怖。

“他能逃脱，未必就是本事，也许只是运气好罢了。汉王何必灭自己的志气，长他人的威风呢？”周勃是刘邦手下的一员虎将，作战骁勇，说话更是直来直往。

“如果这一切都归结于运气，那么项羽的运气未免也太好了吧？”刘邦冷哼一声，随手又拆开第二封书函，一看之下，却半晌没有作声。

“汉王何以如此？莫非发生了什么大事？”张良一脸肃然，问道。

“的确发生了一桩大事。”刘邦的眼中闪出一股复杂的神情，道，“田横在齐纠集了十数万人，已经攻下了一郡八县，声势之大，逼得西楚军不能从齐国撤军。”

“这乃可喜可贺之事，汉王何以一脸不悦？”张良感到奇怪。

“你可知道，在田横的背后又是谁在撑腰吗？”刘邦道。

“谁？”众人齐声问道。

“纪空手！”刘邦此话一出，室内顿时一片静寂。

刘邦离座起身，在禅房中负手踱步，缓缓接着道：“自霸上一别之后，他便杳无音讯，本王以为他已归隐江湖之时，他便在这上庸出现，旋即又玩起失踪的游戏，跑到了齐国。此人智勇双全，与项羽相比，唯一欠缺的就是没有自己的军队，一旦让他借壳生蛋，拥有了十数万人马，那么此人之可怕，比及项羽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就算他拥有了十数万军队，也不足为惧。”纪空手似笑非笑，“汉王只怕太抬举他了，放眼天下，无论是汉王，还是项羽、韩信，都已拥兵在五十万以上，项羽的西楚军更是号称百万。区区十数万人马，根本不足以撼动这三足鼎立之势。”

刘邦眉头一皱，摇了摇头：“这不是本王抬举他，而是陈爷未知其人之厉害，是以才有小视之心。你可知道，本王这一生中，唯一做错的一件事是什么？”

纪空手望向他，并没有说话。

刘邦沉声道：“那就是低估了纪空手！本王一直以为，他只是一个有着小聪明，又得到了一些奇遇的小混混而已，就算风光，也不过是昙花一

现。可事实却证明，他能从市井中的小混混爬到今天这样的地位，绝不是凭着一些小聪明就能够完成的。在这强者如林的乱世中，单凭一些奇遇得到的武功也难以应付一切的危险，这只能说明，他有过人的长处。只凭这一点，已足以让他跻身争霸天下的行列！”

“如果纪空手真的有这么厉害，那岂非正遂了汉王的心愿吗？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就只怕纪空手未必是头猛虎，根本不堪一击，不是项羽的对手。”纪空手淡淡而道。

刘邦不以为然，因为他的心里非常清楚，只要有纪空手的地方，那里总会有奇迹发生，这似乎已成了一个不变的定理。

他拆开了第三封书函，一看之下，脸色陡然变了，仿佛罩上了一层严霜。

张良心中一惊，似乎还从来没有见过刘邦居然这么严肃的表情，关切地问道：“汉王，有事吗？”

刘邦侧过头来，与张良相望良久，这才心情沉重地道：“子房，你所料的丝毫不差，匈奴果然派出了以蒙尔赤亲王为首的一帮人出访高丽，照行程来算，在下个月的今天，应该就会到达高丽。”

张良的脸色一变，惊道：“这么说来，匈奴王冒顿果然对中原已生覬觐之心！”

“事实应该如此，否则冒顿也不会派蒙尔赤亲王不远万里，出使高丽。他显然已经看到中原局势紊乱，正是他南下的最佳时机，假如与高丽约定同日出兵，以中原目前的形势，只怕很难与之抗衡。”刘邦的眼中多出了一股忧虑，在他看来，一旦匈奴与高丽联合出兵，无论是项羽还是自己，都不可能拥有两线作战的能力。

纪空手显然对冒顿之名并不陌生，事实上当五音先生一死，他就开始留心天下大势，其中就包括了对匈奴的了解。

据他所知，自有匈奴以来，便与中原经常发生矛盾，有时甚至直接导致战争。到战国时期，毗邻匈奴的燕、赵、秦三国修筑长城以防范匈奴，为了抵御匈奴的不断南下侵扰，无不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到了秦始皇时期，当始皇统一六国、威震天下时，匈奴单于头曼在

位，势力亦甚为强大，便连以战力著名的大秦军队屡次讨伐，也奈何不得，可见匈奴当时已经拥有了与中原抗衡的强大实力。

而冒顿是头曼单于的儿子，禀性凶狠残暴，擅于带兵打仗，其所属将士在他的精心调教下，养成了绝对服从的军纪，因与其弟争夺这继承人之位，在秦二世元年，他趁父王狩猎之际，竟然率亲卫将父王头曼单于乱箭射死，随即杀其后母与胞弟以及大臣将军中胆敢不服者，自立为单于。

在冒顿的铁腕统治之下，匈奴军威大震，在短短的两三年中，一连击败东胡、楼兰、白洋、月氏等势力，第一次统一了大漠南北，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国家。

同时他目睹中原此际正值多事之秋，无暇北顾之际，不断地派兵南下侵扰。而这一次他竟然想与高丽王国联合出兵，可见其已生吞并中原之心。

张良沉吟半晌，其实匈奴与高丽联合一事，他早有预见，同时也想到了对应之策，可是他却没有想到他们的动作会如此迅速，竟选择了一个这样的时机。

“如果我们要不让匈奴与高丽联手出兵，并非全无办法。”张良似乎拿定了主意，断然道，“那就是在半路阻击蒙尔赤亲王的出访使团，让其全军覆灭。唯有这样，至少在一年之内，匈奴与高丽无法达成联合出兵的意向。”

“这可行吗？”刘邦显然也想到了采用这种手段，却又觉得没有太大的说服力。

“应该可行。”张良一说起话来，眼睛总是那么炯然有神，显示出那种超越于常人的莫大自信，“匈奴与高丽相距何止万里？一路地势险恶，路途艰难。按照正常的速度，走一个来回需要五个月的时间，如果加上气候的变化以及一些人为因素，时间只会更长。只要我们能够将蒙尔赤亲王的出访使团截杀，那么即使冒顿得知消息再派人出使高丽，也应在一年之后了。”

刘邦浓眉一扬，顿时来了精神，道：“对呀，有了这一年的时间，只怕中原大局早已安定下来，到了那时，冒顿纵想出兵，恐怕还得三思而

行了。”

“不过，蒙尔赤亲王一向有匈奴第一高手之称，旗下子弟中更是不乏高手，再加上数百匈奴铁骑，要想将这一帮人一网打击，绝非易事。”张良皱了皱眉，他之所以犹豫，就是担心这一点。

刘邦吃了一惊，道：“子房何以这么清楚对方的底细？”他手中的书函中所传来的消息与张良所言大致不差，若非他一直拿在手里，还以为是张良偷看了其中的内容呢。

张良淡淡而道：“兵者，诡道也，要想百战百胜，就必须知己知彼。我在出山之前曾经花费了十年时间研究天下各方的势力，最终选定汉王作为自己的明君加以辅佐，若是连蒙尔赤亲王这等人物都不曾了解，又怎能谈得上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纪空手一听之下，大吃一惊，他与张良虽然只有一面之缘，却对其素有好感，隐然有引为知己之意。他却始终不明白张良何以会对刘邦如此推崇，难道说张良能知测人之术，算定刘邦日后必成这乱世之主？

“那么照子房的意思，本王该派何人才能担负起此项重任？”刘邦毫不掩饰自己对张良的倚重之情，虚心请教道。

“用卫三少爷的影子军团，只能对付蒙尔赤身边的高手，而真正能够将蒙尔赤置于死地的人，不能说没有，但当世之中，最多不会超过十人。”张良肃然道。

刘邦没有料到蒙尔赤竟然有这么厉害，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这蒙尔赤师出何门？他怎么会这般厉害？”

“他出自魔门，是魔门创立以来，公认的第一高手。冒顿显然料到了这一路上必有凶险，所以才会请他出山，让其作为出访使团的使者。”张良冷冰冰的声音不带丝毫感情，就像是在说一个铁一般的事实。

魔门自创立以来，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它的发源地在大漠以北，一向不为世人所知，直到近些年来，一些魔门子弟加入到匈奴军队，随军南侵，才渐渐为中原武林所知。刘邦身为问天楼阁主，对魔门也并非一无所知，但缺乏更深入的了解，是以一听到蒙尔赤的姓名，自然感到十分陌生。

他对张良如此推崇蒙尔赤有几分诧异，不过自霸上认识张良之后，他就一直非常信任张良的忠诚，更为其深谋远虑的军事才华所倾倒。在他的心目中，虽然与张良相处的时间不长，却已将之与自己最信任的萧何相提并论，视为左右臂膀，所以他相信张良并非危言耸听。

“照子房来看，在我们这些人之中谁可与之匹敌呢？”刘邦的目光从每一个人的脸上扫过，移到纪空手与龙赓脸上时，略停了一下。

“能够与蒙尔赤一战者，在座中就有几位，但是能够有把握将之置于死地的人，只怕没有。”张良突然微微一笑，“不过，若是两人联手，蒙尔赤纵想不死，也很难了。”

刘邦的眼睛一亮，缓缓地在众人面前扫过，道：“在座的诸君中，谁愿意与卫三先生一起，去担负这项任务？”

张良淡淡一笑，道：“眼看东征在即，樊将军、周将军军务缠身，要想抽身，不太现实，而陈爷又肩负掘宝重责……”

龙赓微笑而道：“这么说来，只有我去了。”

刘邦大喜道：“你真的愿意为本王走这一趟？”

“就算不愿意，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龙赓笑了起来，“汉王莫非还认为我有选择的余地吗？”

刘邦哈哈大笑，转头望向纪空手：“陈爷的意思呢？”

此时正是纪空手到了实施自己“夜的降临”计划最关键的时刻，一旦没有龙赓的相助，很有可能会使自己的计划功亏一篑，但是纪空手却显得非常平静，淡淡笑道：“龙爷能为汉王尽忠，这是他的荣幸，我替他高兴还来不及呢，又怎会反对？”

刘邦道：“既然如此，那就这么定了。”

龙赓缓缓地站将起来，道：“何时出发，在哪个地点出手？”

张良指着身前的一张地图，在一个名叫“南勒哈草原”的地方点了点，道：“三日之后，你与卫三先生率人从南郑出发，半月后可以抵达这里。要从这草原上经过，就必须先到双旗店，如果蒙尔赤他们一路上不出现意外，将在你们到达双旗店的第五天后抵达。这样一来，你们完全有充足的时间布下陷阱，以逸待劳。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就在龙蹙走后的第四天，忘情湖上，纪空手与刘邦、张良泛舟湖面，悠然自得地欣赏着落日余晖下的湖光山色。

“好美的景致，若是汉王不说，谁又会想到在这平静的湖面之底，竟然藏有世间少有的宝藏？”纪空手双手扶住舱栏，甚是悠闲地道。

“陈爷的心情如此之好，莫非已想到了掘宝的方法？”刘邦一门心思都放在纪空手的身上，对他来说，取出登龙图的宝藏乃是当务之急，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纪空手并未回头，只是抬头望了望天：“一连数天，我对忘情湖周边的地形都作了详细的了解，并对一些重要的方位也作了全面的勘探，经过一番研究之后，的确有了一些眉目。但家有家法，行有行规，不到吉日吉时，我可不敢泄漏天机，所以还请汉王耐下性子多等几日，实在不好意思。”

“这么说来，陈爷确已成竹在胸了。”刘邦的脸上泛起一层淡淡的红晕，很是亢奋。

“不敢说万无一失，应该八九不离十吧。”纪空手微微一笑，“如果不是始皇在大钟上留下了一点蛛丝马迹，我也想不到这掘宝的方法来。”

“你所说的吉日吉时又是指哪一天呢？本王可真有些迫不及待了。”刘邦毫不掩饰自己心中的惊喜。

“大年三十，交子之时。”纪空手肃然道，“唯有在那个时辰，我才敢向汉王一一道明。”

刘邦不敢勉强于他，想到数月来藏在心里的一块心病就要解开了，心里着实高兴，当下吩咐侍婢摆酒相庆，推纪空手坐在上席，自己在主位相陪，张良则忝居末位。

酒过三杯，刘邦轻轻地叹息一声，这才感慨良多地道：“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轻松过了，自从沛县起事以来，就觉得自己很累很累，真想找个机会让自己彻底地放松一下。然而，这种机会实在不多，也许就仅仅局限于此时此刻。”

“既然汉王力求轻松，我们大可谈些轻松的话题。”纪空手淡淡而道，

“其实在我的心里，一直存有一个问题，如果汉王不嫌我冒昧，还请释疑。”

刘邦略显诧异地看了他一眼，道：“你但问无妨，难得今天我心里高兴，只要是我知道的，一定如实告知于你。”

他的确高兴，所以并不以王者自居，就像是朋友间的聊天，显得非常随意。

纪空手迟疑了一下，道：“我来汉中已有些时日了，怎么一直不见王妃和王子、公主？莫非汉王尚未娶妻立妃？”

刘邦闻言，神情一黯，并未马上开口，而是低下了头，似乎又回到了自己往日的记忆之中。

不过，这种神情只在他的脸上一闪即没，代之而来的，是一丝淡淡的笑意。他缓缓地站将起来，双手背负，踱了几步：“我不但已娶妻成家，而且还有一子一女，如果我记得没错，他们应该有七八岁了吧。自沛县起事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纪空手与张良相望一眼，很是诧异地道：“为什么汉王不将他们接到自己的身边来呢？”

刘邦摇了摇头，道：“要想成就大事，就要懂得得失利弊，更要懂得舍弃。所谓有一得必有一失，像我这样的人，有时候就要选择无情，只有这样，才可以做到无牵无挂，才可以去放手一搏。”

“汉王难道从来没有在乎过他们，甚至无视他们的存在？”纪空手的眼中闪现出一丝不可理喻的神情，心中暗惊。

“不！”刘邦的目光射向船尾的湖面，船过处，湖水两分，微波泛起，“正因为我在乎他们，才不敢将之接到身边。”

纪空手道：“我有些糊涂了。”

刘邦平静地道：“如果我将他们接到自己的身边，就说明我在乎他们，而我的敌人就会千方百计地打他们的主意，借此要挟于我。而像我现在这样，让他们生活在沛县，反而没有人会去骚扰他们，因为我的敌人都会以为我其实一点都不在乎他们，即使用他们来向我要挟，也丝毫不会起到什么作用。”

纪空手不由为刘邦如此冷静地看待问题感到由衷的佩服，至少在纪空手自己看来，他能想到，却做不到这种无情。

“她会怎么想呢？”纪空手轻声问了一句，仿佛有点为刘邦的妻子感到悲哀。

“她？”刘邦怔了一怔，回过神来，悠然而道，“她姓吕，名雉。她也许算不上一个美丽的女人，却绝对是一个刚毅坚忍的女人，无论我对她多么冷漠，她也绝对没有半点怨言，更不会在乎我的无情。这只因为，我们的婚姻只是一场交易，是问天楼与听香榭之间的政治交易。”

他此言一出，只听“啪……”的一声，纪空手手中的酒杯落地，摔得粉碎。

刘邦的眼睛里暴射出一道寒芒，紧紧地盯在纪空手的脸上。纪空手的脸上一片惊骇，并没有刻意掩饰，缓缓而道：“这是一个惊人的消息，对我来说，至少是这样的。”

“我也吓了一跳，毕竟这消息太出乎人意料之外了。”张良似乎也是头一遭听刘邦说起，满脸狐疑。

刘邦的眼珠转了几下，突然笑了起来：“我就知道会吓着你们，因为这件事非常机密，若非你们是我的左右臂膀，我也绝不会向你们提起。”

纪空手很快稳住了自己的情绪，心中有惊有喜。他喜的是刘邦当着自己的面说出如此惊人的内幕，那就证明自己已经完全取得了刘邦的信任；所惊的是，听香榭乃江湖五阀之一，一旦与问天楼联手，其势力之大，根本无人可以遏制，自己的计划只怕也充满了无穷的变数。

南勒哈草原。

过了燕北，还有三日行程，便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此时已到隆冬时节，大雪铺地，草树枯黄，有一种说不出的苦寒。

在这个季节里，游牧的民族已经南迁，草原上并没有春夏时那种盎然的闹意，但也不是渺无人烟，没有人迹。在草原深处的双旗店里，同样聚集着一帮人，他们大口吃着牛肉，大碗喝着烧刀子，钱乱撒，命乱丢，大有燕赵志士那种慷慨激昂的豪侠之风。

双旗店不是店，而是个小镇，只有百十来户人家，却有着草原上最大的赌坊，最勾人的妓院，还盛产一种一口喝下去就浑身起劲的烈酒。有了这三种东西，怪不得这双旗店的人气总是那么旺，那么火，更能吸引一批浪迹天涯的亡命之徒。

亡命之徒通常是老百姓给江湖人的一个通称，因为这些人总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不仅对自己的生命看得很轻，且对别人的性命也不当一回事。不过，他们也有一个很好的规矩，就是绝不在双旗店里闹事，更不准在这里杀人，谁若违反了这条规矩，谁就是双旗店的敌人。

这种规矩和兔子不吃窝边草这句话的含意有异曲同工之妙。毕竟江湖人也是人，总有身心疲累的时候，到那时，他们就会把双旗店当作自己的家，一个可以歇脚的驿站。

谁也不愿意别人在自己的家里闹事，这些江湖人也一样。

当卫三少爷与龙赓带着数百名影子战士赶到双旗店时，已是夜晚。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卫三少爷只带了三四名随从与龙赓一起，进了镇子，其余的战士各自隐藏身形，躲到了一处离双旗店不远的山谷里。

这里虽然已经不是问天楼的势力范围，但问天楼仍然安插了耳目藏匿其中，这销金窟赌坊的严三爷便是其中之一。

龙赓最初也不明白卫三少爷为什么会一进镇子就往销金窟跑，似乎对双旗店的地形十分熟悉，等到他看到卫三少爷与严三爷擦肩而过的那一刹那，两人的手似是不经意地碰了一下，他就已经感到这严三爷的可疑。

出了销金窟，龙赓的第一句话就是：“卫三少爷并不是头一遭到这双旗店吧？”

“不错！”卫三少爷大踏步地走在满地积雪的大街上，“一个对剑道有深刻理解的武者，他的目光总是异常的犀利。”其语气中带出一股欣赏之意。虽然卫三少爷对龙赓并不熟悉，但刘邦既然派他来当自己的副手，那么这年轻人想必就有惊人的技艺，否则也不会让他与自己联手对付蒙尔赤了。

“先生过奖了。”龙赓并没有因此而得意，而是淡淡一笑，“我只是恰巧看到了你从那赌坊老板的手里拿了个东西，如果我所料不差，他应该是